

T2511/121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軒郡鄧元錫纂

南宋高宗帝紀

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也。

母帝夫人。初封蜀國公。進廣平郡王。已進康王。

靖康初。金圍都城。

少宰張邦昌奉康王。

諸金軍為質。以求成。是夜

帥平仲將兵襲金營。明日虜召詰違約。邦昌恐懼流涕。

王不為動。虜疑以為是名王子。非實王子也。使王內來。

責邀更以他王為質。於是遣肅王代質。而王還。及金師

再入。心忌王。使王雲還言。康王故與韓離不結歡。必遣

王復使。好乃成。帝從之。遣王復使。而雲以資政殿大學

百史上編
士爲輔行。王繇滑濬行至磁。磁州守宗澤勸王曰：虜豺虎也，柰何以身試虎口？必毋行。雲爭之，而雲前過磁，勸撤近城民舍，運其粟入保，爲清野。民怨之。會王出謁嘉應神祠，爲行禱。雲從，民遮道挽留。指雲曰：是撤我廬舍者虜也，譟殺之。王因留磁州，幹離不濟河，遊騎日至磁。迹王知相州汪伯彥，亟請王如相避之，乃還相。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宋不復南矣。會金薄都城，殿中待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殆天意。乞卽拜天下兵馬大元帥，俾率河北兵入勤王，何案以爲然？募死士持蠟，詔如相。至從項髮中出蠟，詔奏之。王讀詔，嗚

咽流涕，軍民感動。遂開府相州，募兵得萬人，分五軍進。進次濟，衆八萬人矣。會京師陷，金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賈蠟，詔稱天子命，命王以兵付副帥，身還汴。後軍統制張俊曰：詐也。王居外，天授寧，當復徒行入虎口哉。會兵尚書好問以蠟書條京城中動息聞，且曰：王兵度能擊擊之，不然宜遠避可也。及金立張邦昌爲楚帝，二帝北，兵尚書好問以天命人心歸康王，勸邦昌推戴宗室子崧，知淮寧。與江淮經制翁彥國等登壇歃血誓同獎王室，而移書斥邦昌。曉使反正，辭指激切。邦昌乃遣謝克家奉迎，且勸進。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宜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徐秉哲從旁

贊之、邦昌不聽、又上書自陳、勉循權、論宗澤等移師、

都按甲以觀變、時邦昌已奉元祐皇后居禁中、垂簾聽

政矣、於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畧言頃敵國興師、都城

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命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

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極黔首

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余以衰癯之質、起於間廢之中、永言運數之

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

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

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可狗羣情之請、早膺神器之歸、漢家之

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太常少卿靖康二年夏五月、即位於南京、時宗澤及

汪藻之詞也、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可徙都、王從之、而

鄴延副總管劉光世、宣撫統制韓世忠、皆以兵來會、

至應天、張邦昌來謁、伏地哭請死、帝慰撫之、元祐太后

遣內侍邵成章奉乘輿服御以來、羣臣勸進、命築壇府

門左、登壇受命禮畢、改元、赦、以是歲為建炎元年、惟蔡

哭遙、謝二帝、遂即位、京朱劬、李彥梁、師成、譚稹

子孫不、收叙、遙上靖康皇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尊元祐

皇后為元祐太后、迎居行宮中、遙尊母帝夫人為宣和皇后、

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同安郡王日

一赴都堂參決大政、潛善為中書侍郎、伯彥汪同知

樞密院事、召殿學士綱、李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趣赴、兵尚書好問為尚書右丞、金、陷河中、權府事、郝

御營司、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王淵為都統、制

俊為前軍統制、楊惟潛善為門下侍郎、邦昌放潭州子

中主管殿前公事、

卷之五十六

男生赦。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恩數。伯彥知樞密院事。尚書右丞

好問罷。知宣州。宗澤為東京留守。張所為河北西路招

撫使。提舉鴻慶宮。翰許為尚書右丞。右僕射綱李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潛善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更號

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奉太后如東南避兵。相綱罷。殺太學生陳

東布衣毆陽澈。必翰罷。冬。幸淮甸。次楚州。車亂。遣王

倫等為金國通使。金分道入寇。南陷汝州。西犯同州。

潼關盜丁。二年。正月。帝在揚州。金南陷鄧州。安撫使

進犯壽春。州郡破。永興軍經置副使博亮叛。降金。經畧使唐重等

死之。東犯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陷潁昌。殺守臣孫默。張

馮援之。戰死。東南陷淮寧。守臣何子韶死之。北陷中

山。其西師犯鳳翔。又徇涇原。經畧使曲端。景衡許罷。擢

遺將吳玠擊敗之。入西京。都護張巖戰死。洞霄金命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絳州東京留守宗澤

卒。有傳。春。霖夏旱。蝗。詔監司郡守條闕政。如災甚者

蠲田租。金犯冀州。將李政死之。犯永明。範戰八公原。統制薛廣戰相。死之。初賀師。冬。十

月。隆祐太后幸杭州。十一月。前相綱安置萬安軍。金陷延安。

通判魏彥明死之。陷濮州。陷祀帝園丘。以太祖配。赦。金

開德州。守臣楊粹中。王棣死之。相德川。守臣趙不試。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陷晉寧。守

臣徐徽言拒却之。濱盜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金陷

東平。陷濟州。守臣劉豫降。陷潛善。伯彥為尚書左右僕

射。兼門下中書侍郎。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陷徐州。守臣王

守臣李寬殺。幸鎮江。命劉正彥。衛皇子宮人如杭州。命

江惟制置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駐鎮江楊惟中節陷江東軍馬駐江寧金陷晉寧守臣徐徽言死之如平江金焚揚州蹕杭州潛善伯彥以罪罷三月日中有黑子

侍郎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統制苗傅劉正彥勒

兵反帝遜位隆祐太后臨朝改元明受江浙制置使願浩呂

禮侍郎浚張傲中外討亂夏四月帝復位尊太后為隆

祐皇太后復建炎紀年勤王師至臨平傅正彥夜遁相勝非

罷簽書樞密院願浩呂為尚書右僕射行嘉祐條制詔元祐石刻

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改三省官名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為參

知政立子男為皇太子知樞密院浚張為川陝京西湖

南北路宣撫處置使聽便宣久雨求直言秋傅正彥伏

誅皇太子男薨遣謝亮使夏願浩呂充杜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充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

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九月朔日燭金陷磁單州與仁府進陷南京遣張邵充金軍前通問使金犯長安

帝至臨安如越州隆祐太后自吉如虔州金分道入寇西陷黃州守

臣趙令晟死之自黃州濟江陷江州趨洪州陷撫袁吉屠洪州南寇和州鈐轄宋昌祚通判唐璟死之東陷真

州溧水尉潘振死之陷太平州統制陳淬死之陷六安軍趨建康宣撫使杜充以城降通判楊邦乂死之陷廣

德軍守臣因烈死之犯帝如明州航海次定海縣如溫臨安錢塘令朱蹕死之

台州金犯越州宣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四年春

正月帝舟居于海金陷明州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將張公裕擊退之奉安祖宗神御于

福州金婁宿犯陝州守臣李彥仙死之陷潭州守臣向子諲亡去金屠城陷汴京屠平江帝發溫州

次越州。盜陷廣德軍。夏。願浩罷。元末渡江。中六合。參政宗尹。范

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秋。金立叛。臣豫為齊帝。寇揚州。鎮

撫使薛慶。九月。太上皇后鄭。殂于金。五國城。金寇蜀。宣撫張浚。敗績于富

平。保秦州。金陷楚州。冬。秦檜自金歸。十一月。日南至。帝

率群臣遙拜二帝。歲為常。金陷熙州。總管劉惟輔。死之。交趾入貢。却之。紹興元年

帝五年。春正月。帝在越州。改元。赦率百官遙拜檜參知政

事。夏四月。皇太后孟氏崩。金人寇和尚原。吳玠擊敗之。攢昭慈獻烈

皇后于越州。虔州南安盜作。秋。相宗尹罷。宗尹。鄧城人。建議請稍重方鎮權。過敵衝。

以得相。白育宗室子宮中。白請覈崇觀來。脩書營繕。應

奉。開河。免夫獄空。諸濫賞。釐革之。帝怒。手劄言。朕不欲

歸過君父。歟。怨士大夫。檜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願檜罷。奉祠。李回參知政事。本為宗尹畫釐。宣

和弊事。及帝怒。覆封太祖後。令時為安定郡王。九月。大

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錄。願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兼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事。金攻和尚原。吳玠璘。獲青。送行。

力戰。升越州為興府。榜諭福建。江東群盜。赦脅從者。

十月。彗出。淮南。西饑。賑之。二年春正月。帝移蹕臨

安。蠲臨安諸縣民逋負。罷行在脩造。置御前忠銳軍。分

安。羣盜所部兵為之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知

商州董先叛。降豫。盜翟進陷漢陽軍。殺守臣趙令。殘

夏。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豫徙居汴。詔太祖後宗

室伯琮育宮中。親慮囚。命百官日輪一人入轉對。檜罷。提舉江中太平觀。以彗出。大赦。求直言。王倫使金。還。復遣潘致堯等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附茶藥金帛進兩宮。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前相安撫使綱。

討湖寇。湖南盜平。罷栢舉。崇福宮。召川陝宣撫使浚還。知樞密

院。以譖故。臨安火。是歲高麗來貢。三年春正月。帝在臨安。金州。詔春

秋望祭諸陵。金入興元。經畧使劉子羽。吳玠。合兵擊破之。盜楊太。僭王。遣韓肖胄等充金國軍前

通問使。罷宣撫使。擊虔廣盜。平之。秋。願浩罷。提舉

洞霄宮。復元祐十科。取士法。豫陷襄陽。郢州。是歲。大理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四年春。帝在

臨安。遣章誼等為金國通問使。吳玠及樞使浚罷。提舉

宮。居福州。參謀子羽。白州安置。吳玠復鳳秦隴三州。制置使飛取襄陽

六郡。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宮中。襄陽平。遣魏良臣等為金國通問使。九月。

大饗明堂。赦豫以金分道入寇。都督川陝鼎。趙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親征。次平江。加贈

歐陽澈官。其子孫。追貶潛善。伯彥官。詔聲劉豫罪。厲六師。知樞密院浚。張

視師江上。金齊兵敗走。是歲。命吳玠通夏。保靜州。夷來貢。五年春。正月

帝在平江。二月。還臨安。右僕射鼎。趙知樞密院浚。張

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建太廟臨安。偽齊

陽軍守臣。舒繼明死之。訪柴氏後。襲封崇義公。二月上。皇俎于金

城。制置使飛。擊湖湘盜。平之。暴章悖。蔡下詆誣。宣仁

罪。追奪官。錮于孫。是歲。金吳乞買。卒。凡孫。立。六年春。興營田。夏。偽

陷唐州。團練判官胡舉。臣推官張從之等。死之。六月。地震。求直言。秋。豫入寇。詔親征。次

平江。豫大敗。遁。相鼎罷。知紹興府。是歲。江湖福建浙東饑。賑

百史七編 卷之五十六

之七年春正月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秦檜為樞密使

上皇及寧德皇后凶問至成服二日朔遣王倫為奉迎

梓宮使如金遙尊母宣和皇后常氏為皇太后督府將

鄺瓊以兵叛殺張景呂祉奔劉豫九月相浚罷罷都督

府前相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金人執劉豫是歲

京西湖北饑賑之八年春正月帝在建康二月還臨安

以劉大中兼樞密使賜衍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聖公孔玠衢州

田奉先聖祀秋晝出東方鼎罷知紹興孫近參知政事金使來檜

攝家宰受金書定議和定都臨安九年春正月赦河南

新復州軍遣判宗正事士儂詣河南脩奉陵寢金人來

歸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地皇后邢氏崩于金五

政光罷日中有黑子是歲夏十年春前相隴西公李綱薨夏金

陷東京留守孟庾降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陷西京留守李利

用棄城道福建廣東盜起命兩路監司共討之金攻順昌東京留守劉錡大敗

之招討使岳飛將牛臯及金戰京西敗之韓世忠遣將

王勝成閔率兵至淮陽軍與金人遇擊敗之復蔡州

金陷涇州經畧使田晟敗之王德復宿亳州張憲復穎

昌淮寧郝長復鄭州李興復汝州韓世忠復海州以王

次翁參招討使飛及金兀朮戰郟城敗之追至朱仙鎮

大敗之詔班師河南諸州郡皆陷金屠宿州九月大饗

明堂赦金陷慶陽守王忠植不屈死之十一年春金陷壽春廬商州邵

復巢縣王德敗金復含山奪昭關劉錡敗金青谿孫

及楊斤中又敗之柘臯復廬州詔班師金陷濠州夏近

罷提舉宣撫世忠俊張並為樞密使宣撫飛為樞密副

使罷三宣撫司尋罷奉祠劉錡罷知南定和奉誓表稱

臣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金繒各二十五萬檜殺前少保岳飛及

其子雲將張憲十二年夏四月遣孟忠厚王次秋方侯

知政徽宗皇帝顯肅懿節二后梓宮至自金安龍德別

宮皇太后芾氏至自金居慈寧宮以孟忠厚為樞密使檜加大師

封魏國公攢永固陵于會稽懿節邢皇后附十三年春作太學作

鹵簿儀仗築太社立皇后吳氏王次翁罷洪皓張邵朱

宗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以太祖太赦十二月朔日燭

賀復置三館是歲金人遣使來十四年萬俟卨罷幸太

故相鼎安置吉陽軍命郡收養民老疾十五年春

東方夏六月十六年春行籍田禮建武學秋前相浚勒連

祀天地園丘赦十七年春命三歲行鄉飲酒禮貢士以

十二月華出危李若谷參知政事尋罷貶江州

居任段拂參知政事八月前相出卒于吉陽軍冬十

月朔日燭重修免役較令四川宣撫司副使鄭剛中罷

放桂十八年春段拂罷放與國軍夏四月朔日燭十九

陽監是歲浙東西淮南江東饑賑之十九

年春三月朔日燭二十年春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夏置

檜第二十一年春諸州置惠民局秋重脩諸路二十二

議事二十一年茶鹽法命提舉常平官脩波湖二十二

年籍寺觀絕產田宅入官二十三年潼川路及平江府

之二十四年春地震夏五月朔日燭冬蠲早傷州縣租

二十五年夏五月朔日燭董德元參知政事幸秦檜第

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師是夕檜死檜姻黨罷

卷之五十六

官魏良臣參知政事，祀天地園丘，赦復洪皓官，詔監司守事。巨細奏裁，毋專上尚書省。禁臺諫與大臣合黨，締交詔聽。前宰執張浚、折彥質、萬俟卨、段拂、散官胡寅、張九成等，自便復官。沈該、參知政事移李光、彬、州、胡銓、衡、州、禁、閩、浙、川、廣、貢、珍珠。○二十六年春，追復前宰執趙鼎、是歲交趾真臘羅斛來貢。二十六年春，追復前宰執趙藻、官、罷、丞、相、領、樞、密、使、沈、該、方、俟、尙、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程、克、俊、參、知、政、事、詔、槍、父子所脩日曆失實，命刊脩。秋七月，雪出東井，以張綱參知政事，詔槍在位時無辜，破罪者，許自陳。前相張浚勒永州居住。○是歲，二十七年春，湯鵬舉參知政事，方交趾三佛齊來貢。二十七年，侯尙死，湯思退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陳康伯參知政事，鵬舉罷。○是歲，西川饑，旱，賑之。二十八年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樞密院事。三月朔日，獨臨安府疫，詔醫診視，給藥。獨災傷州軍，苗稅賑饑民。冬，祀天地園丘，赦復。二十九年春，該罷奪職，致仕，以資節。參政李光官，自便。二十九年，眉賀允中參知政事，思退、登、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皇、太、后、常、氏、崩、祔、橫、永、三、祐、映、以、王、綸、知、樞、密、院、事、是、歲、胡、秀、諸、川、饑、賑、之、三

十年。春，立晉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肅，進封建王。綸罷知福州，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朱倬參知

政事。八月朔，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日，獨夜，風雷，雨雪，楊日獨思退罷。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日，獨夜，風雷，雨雪，楊

表恩。右僕射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參政倬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

事。劉琦為淮南、東江、西浙、西制置使，羣出角，金分道入寇。宿遷人魏勝復海州，起復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

節制兩路軍馬。宗祀徽宗于明堂，配帝，赦金犯黃牛堡及大散關，宣撫使璘敗之。博州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亮自將入寇，冬，詔親征。金人立雍亮入廬州，犯揚州。王權遁屯采石，金陷和州，趨瓜州，制使騎戰阜角林，敗之。

斬將，召前相浚，判建康。金犯瓜州，江淮督府參謀虞允文以建康軍拒亮，東采石，連勝，却之。亮焚舟去，昏於兵。

金兵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獨帝在鎮江，至建康，金人退。來聘，虞允文為尚書，川陝宣諭使。

帝還臨安。金圍淮寧，守臣陳亨祖死之。夏，注澈參知政事，遣使如金，報聘，命張浚措置兩淮兼節制。

州郡。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齊，罷三。帝禪位太子，退軍馬。招討司，倬罷。

卷之五十六

居德壽宮。

在位三十六年

靖康中帝在河濟間親見相耿南仲

唐恪等庸懦誤國而尚書左丞綱忠勇聞天下論主和

誤國罪竄南仲恪邦彥懋虛中桢等于遠州論誣謗宜

仁聖烈皇后罪追奪蔡確蔡卞章惇邢恕等官召綱相

中丞顏岐進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今雖尊重宜更加

同平章事綱爲金人所惡雖命相宜及未至罷之毋激

敵怒召禍帝曰如朕立恐亦非金人所喜當如何岐語

塞退然終不屏遠而岐與右諫議范宗尹等日謀訛訾

綱黃潛善注伯彥自謂有從龍功當得相乃綱入見涕

泗交橫下用唐相姚元之旨陳十事堅帝意曰度言可

行行之不可行乞寢前命其議國是曰戰守之於和一

道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

弗能戰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得

而保也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

金幣三十萬而和成百有餘年兩國咸賴則和戰守皆

得之也靖康之春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

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和戰兩失僅僅得守策故

全耳其冬金人再寇襲初春固守之畫而內不能撫厲

士卒以捍敵外不能通達號令以召援金人登城矣猶

降議和已定之詔罷四方勤王之兵使虜得盈厭其欲

劫質二聖易姓建號而後去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

若此其甚者是戰守之策俱失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

陛下繼大統以撫神器。則今日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乎。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吾不能逆折其意。而猶以和議爲可信。又將墮其計中。不能以自存。料彼糜中國之計。必將日割某地若干。得金幣若干。而後可。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賂。而金固未厭。少有釁端。前功盡廢。不盡天下以異之。勢固不止。爲今之計。莫若務自守。而罷和議。於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於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爲控扼之計。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扼其凌涉。使進無所掠。退虞邀擊。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然後戰可得而議也。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其兇暴。且將悔禍而鑾輿可返。此今日國是之大者也。其議巡幸曰。國家都汴垂二百年。廟社一遷。而天下之勢偏痺。而莫之起。夫是非苟安一隅。固守一方之所能振也。必也權天下之勢。畫久長之策。以長安爲西都。而以川蜀之財賦委之。以襄陽爲南都。而以荆湖之財賦委之。以建康爲東都。而以江淮閩浙之財賦委之。各命守臣。營葺滅池。

儲峙糧糗積金幣以備巡幸而申勅其敦朴就簡毋繁
費以病民鸞輿以時巡順動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
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其豪俊以攘戎狄則國勢
以巡幸之勤而不失之太弱夷狄以巡幸之亟而莫測
其所向四方有望幸之期而姦邪有彈厭無覬覦之思
此今日權宜之大策也其議政本責成曰朝廷天下之
大本中書政事法度所從出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
天下安政出於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衰弱
亦既極矣武宗相一李德裕而威令遂行則知本故也
德裕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
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國家自宗觀來政出多門閹官
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而宰相大臣輕進易退莫
甚於靖康之時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
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
使易者十五人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其亟且
暴者也是以大臣坐觀勝負攘臂其間而禍變不可道
矣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
所改易否乎所謂粘沒喝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
威重權力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
當之宜萬戰而萬不勝也願陛下於將帥大臣必公聽

並觀精擇其選以充得其人則久任責成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幸甚而歸本於脩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雷中不行綱入見言三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為相方金人議易姓時令邦昌能以死守義明天下戴宋之心虜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也彼方且偃然據位號處宮禁止四方勤王之師偽命臣僚又從而從史之幾遂革命及知天下之不與已乃不得已而推奉陛下陛下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何以示四方偽命臣僚咸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也且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令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於是詔邦昌安置潭州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儔李擢孫覲安置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以下倣唐法以六等定罪邦昌時雍尋受誅責邦昌以守死固當然情獨推戴罪終與劉豫元祐黨籍元符上書人若靖康中殊科必誅之過矣

靖康間遠甚然猶有可為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和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真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脩軍政變士風寬民力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都

守以行新政。俟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
二帝。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
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一方完。而後中原可保。
中原保。而後東都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
而朝廷不以時置司遣使。以援其危困。臣恐糧盡力疲。
使忠義之民。肝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怕愴之心。敵得
撫而用之。皆精兵矣。今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
制司。擇人以爲之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於敵之意。
有能復州若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
惟絕其從敵之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

帝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以
蠟書募兵河北。河北爲響應。卽遣招撫計。非所不可。而
所以論黃潛善。謫鳳州。難之。乃過潛善。私諭意。令掩覆
推用。潛善陽驩然許諾。明日。乃以所及傳亮對。詔所以
直龍圖閣。撫河北。而亮經制河東。會蘭封尹缺。綱言安
定舊都。非宗澤不可以爲東京留守。於是澤以恩厚拊
循軍民。以忠義激勸群盜。俾爲使。按舊都形勢。依阻固。
各列砦。駐軍。往來較試之。具澤於是京輔間。聲靈羅絡。
河東北山砦民兵。各團結聽節制。金犯順。輒斲而故都
可守。振振乎有興復勢矣。綱又言神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弱州郡。奪其權。自沿邊諸

路外雖名藩人府無慮皆撤防去兵以處無事可也。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遂弛而無支是唐方鎮之弊固尾大不掉而今日之弊乃至為手足者不足掉頭目也。今莫若於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置帥其諸要郡置總管鈐轄都監許辟僚佐以便宜治兵如馬燧之鎮太原李抱真之鎮澤潞庶有振也。於是諸路置賞功司明旌賞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河習水聞而軍政緒修。

已帝欲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二聖遠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之

養此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脩安攘

之策則二聖不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

請無益也。今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毋

為議和。修安攘策自強固當若使入其境不與通而通問兩宮勢必不行。進左僕射而

黃潛善亦並用顧主和日夜為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

三十二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萬

有一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又如

萬分一虜為不道將二帝母后甘心於邊境又何以待

之。帝深入其言大感動。綱忠義出天性論議英果而嫉

惡已甚。圍城中臣僚不能執節者欲悉按其罪尚書好

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垢必人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

不聽。而黃潛善汪伯彥日夜毀短之。帝遂有感志。會有

虜警潛善伯彥交勸帝幸東南。綱以為此廢興所繫入

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

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

此。晉元帝是也。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為首矣。縱曰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終已不復強。於是轉運使張益謙附替善意言河北自置招撫司而來。規畫煩擾。盜賊縱橫。罷之便。綱曰。所尚留京師。益謙何豫知其騷擾。金攻圍河北。民無所歸命。聚為盜。故制司招撫。欲因而用之。豈緣置司有盜賊哉。今朝廷畫經畧大計。而益謙小臣。乃公為阻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無以戒後。帝報可下。而樞密使汪伯彥。以益謙狀取旨。列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下之。傅亮言。河東州郡。多為金所陷。經制司招盜賊。及餘潰兵。曾不滿萬人。乞於陝府暫置司訓練。仍召募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以佐軍。帝許之。而潛善伯彥。謂不亟渡河。失機會。別取旨。限即日渡河。且詆亮逗遛。綱曰。亮受命行南。一月定畫。進退自將帥之職。何謂逗遛。河東自河陽懷衛。皆金人所據。經制司軍旅未集。遽毆之。渡河

適為賊餌。何機會之得乘。因獨對言。潛善伯彥所為力阻。張所傅亮者。以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白。而所亮又臣所薦用者也。臣不知朝廷於所亮欲其成耶。敗耶。欲其成。即不當痛為沮抑。欲其敗。則罷去之已耳。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思與二人者。協恭共濟。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陛下試虛心觀之。儻不謂然。願陛下容臣去。全君臣之義。遂屢表避位。會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綱募兵買馬

括財之事為非。是欲論劾。而鄉人陳齊愈者。竊其草示綱。綱方論僭逆受偽官罪。而齊愈在圍城中。實書邦昌姓名示眾者。乃逮論戮東市。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言。國家本設臺諫為天子耳目。而綱以私意論殺之。漸不可長。遂罷政。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徹上書。請留綱。詆用事大臣。潛善因激帝言。東澈以布衣操

人主之柄。風不可長。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遂命斬都

市。東。卅陽人。澈。崇仁人。開封尹孟庾得命。遣吏逮東澈。

澈欣然行。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授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

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言之肯逃死乎。頃之。具冠帶出。別同邸。已與澈同斬於西市。四明李猷收

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不識。皆為之。流涕。潛善既殺三人。明日。府尹見

乃詰其不關白。示慍色。歸過。用自解。尚書右丞許翰言。

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也。力

求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留綱者。東戮西市。吾廟堂

可乎。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提舉洞霄宮。後復

至卒於家。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綱去國。而招撫制道二司皆罷。招撫

使所。落職投嶺南。所。青州人。諸規畫咸廢。果京留守澤。憤惋

幸。命杜充代。盡反其措。注群盜充斥。金復入。駕東幸。而

兩河郡縣相繼淪陷。不復矣。嗚呼。南渡初。祖宗德澤在

人。雖薄海板蕩。而混一之勢未遠也。虜憤國讎。憑溢于

民心。而忠定中興議。恢恢乎規字內。以為略。雖舍垢之

道稍隘。而棟幹已壯矣。宗留守忠謨武畧。殷殷填填。聲

振于朔戎。乃險膚詆訾。宜需者迫使前。宜決者掣使後。

當敵則怯。嫉賢則勇。務使用而不效。扼腕以死也。傷哉。

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蓋自古

憤之矣。當是時。潛善伯彥並為左右相。日媵阿為蒙蔽。而潛善妒媚甚。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

於議和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偽命被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驚盜兩河青齊郡盡陷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三年春二月天子在揚州聞之大震駭卽被甲乘騎徑瓜州渡江惟護聖率王淵張俊數人及內侍康履從暮至鎮江時潛舍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方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出乃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籍無不憤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辯其是非而首已斷矣太常少卿季浚奉太廟主以行帝

次杭州以臺諫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

尋落職安置英州死梅州汪

伯彥知洪州

落職居永州

而贈陳東歐陽澈官初王淵事帝

於潛以見信爲御營統制董江舟帝自揚如鎮江如杭

舟不具扈軍不能濟衆怨之遷簽書樞密院事諸將籍

籍苗傅自以世將尤不平劉正彥以招劇盜有功賞不

酬怏怏又內侍康履藍珪等怙恩用事陵諸將諸將恨

嫉於是傳正彥與中大夫王世脩等謀作亂伺王淵朝

斬之梟首行闕前分捕諸內侍殺之履走宮白帝統制

吳湛引傅等排闥入帝登樓呼傅正彥前問故傅厲聲

曰陛下信任非人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

王淵遇賊不戰走渡江以結康履登西府有心感怨淵
誅已更乞捕康履等誅之謝三軍帝不得已命執履與
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猶不退問之日陛下不
可奉宗廟請立皇太子而請隆祐太后同聽政時子男
生二年矣帝立遣內侍迎太后太后至諭衆曰自蔡京
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開邊釁致亂今皇帝無失德獨
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逐矣今強敵在外欲令我以
一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其何以令天下乎傳等不可
太后顧相勝非曰今日事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造膝白帝始如所請以已難而徐圖其後可也於

是詔傳位太子退居睿聖宮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改元

明受赦傳正彥等各進官有差明日傳正彥議淵聖至尊請帝稱皇太子幼主

稱皇太姪詔天下中丞鄭穀持以爲人君位號何容輕變行之爲亂常逆天必召禍傳正彥屈乃寢勝非言故事母后垂簾須二人並對此承平所守也今國多故機務煩請令臣僚得獨對而日引傳黨一人上殿釋其疑太后私語帝曰賴相此人儻合汪黃在此儻矣赦書至平江禮侍郎張浚時視

師平江命守臣秘不宣曰是必有變已得傳等所傳檄
讀之乃慟哭謀起兵張浚亦知其僞也引所部詣平江
謁浚浚與相持泣遂定計赦至江寧制置使呂頤浩曰
是必有變其子抗曰信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此何時
顧遜位幼冲乎變無疑也卽遣人詣浚相結約然猶未

敢頌言討之也會韓世忠以承宣使繇海道赴行在浩
聞之喜曰世忠來大事濟矣因白浚遣書招之世忠得
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見浚慟哭曰今
日之事世忠與張俊任之公無憂於是令世忠帥兵前
赴關戒之曰投鼠忌器今上在賊中不可急急恐有他
變宜趨秀州據糧道大軍需並進傳正彥徽世忠以兵
赴江陰世忠諺以好
語報之言所部軍勞憊乞前赴行在時世忠妻梁在行
在欲拘以爲質相勝非給之曰世忠以好來不若急遣
梁迂之厚薦無慮可懷其心傳等以爲然白太后召梁
氏入封安國夫人而遣梁入謁出卽疾驅去一日夜會
世忠秀州軍既集浚騰書言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
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擅廢立主謂之大逆不道大

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而大遜誰爲爲之
願從諸將擊擅廢立逆不道者傳等懼乃遣苗翊馬柔
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赴鎮誣浚欲危
社稷責授黃州團練使安置郴州願浩將至平江浚輕
舟迂之願浩曰曩願浩諫開邊幾死已任潛輓陷腥膻
又幾死今得死所矣於是命韓世忠將前軍張俊翼之
游擊劉光世殿而願浩浚總中軍且上書請天子復位
傳正彥乃大恐相勝非給之日平江師所爲動者以廢
立故也今率先百官六軍請上皇反正則平江師無名
行自解矣盜信之命王世脩具復辟狀呈太后太后喜

即手札迎帝還復位。尊太后曰隆祐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賜鐵券。復建炎紀年。召顧濬為樞密使。大軍次秀州。顧濬諭諸將曰。今名反正。而賊實握兵居內。勢不得中已。賊不除。必且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事可監也。遂進師臨平。敗賊軍入關。傅正彥出走。翊柔吉軍臨平。背負山前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戰疾力。張俊劉光世繼之。賊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破數矢者斬。於是士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待。世忠瞋目大呼。挺白刃突前。翊舉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走入關。顧濬入見。伏地泣待罪。帝慰勞。誅為逆者而定。

與王世修俱斬于市。已世忠自傳正彥為逆。帝失位僅

詩傳正彥禽之。送行在伏誅。 閏月而反正。本二賊無深計。亦濬願浩世忠協忠之力也。於是相勝非入見。帝言曰。日臣遇變。義當死。所為不死者。圖今日事也。今事定。臣請從明。受之誅。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願浩張濬。今有廟社功。問孰優。對曰。願浩練事而暴。濬喜事而踈。然此舉濬王之矣。出知蔡州。時濬建議言。中興當自關陝始。而地廣莫。四達可控御。莫大於荆湖。臣請以身任陝蜀之事。而願浩扈上蹕武昌填之。別遣大臣與世忠鎮淮東。令聲勢聯絡。乃下詔。願浩為尚書右僕射。扈蹕。濬為樞密使。宣撫京湖川陝。開府秦

州。初汴京破，追二帝及宗室北遷者，范瓊又佐佈張邦昌最力。及是自洪州入朝，帝畏之，以為御營司提舉。浚將赴川陝，與樞密簡詳文字，劉子羽諫誅之，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令皆甲而來。招瓊及張俊，劉光世詣都堂議軍，為設食，食已，子羽入庭下，取黃紙趨前，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出。子羽顧左右，擁致竹籬中，以後兵衛送獄。光世出數瓊罪，撫其衆曰：「誅止瓊汝輩，固天子親軍，無預也。」衆投刃日，諾已分隸御營五軍。瓊伏誅。既行，願浩以武昌道遠，浚乃發建康，當時是朝廷一清。饋餉難欲毋行，會臺諫陳武昌有十害不可都，而杭邊東海險可倚，以為固，遂升杭州為臨安府，欲定都。而金分道人日迫，命劉寧止充江淮荆湖制置使，奉太后如洪州，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駕指揮楊惟中將萬人宿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願浩曰：「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為邊面，雖鄂岳庸愈乎。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於胡俗異治，自古初來，未始有以北狄帝中國者也。念獨以讎宋室至深，在不共戴天，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得之。而趙氏可滅，因立異姓主中國，得遂撫有之也。及是覘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

東規蹙宋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黃入江西蹙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命劉光世移屯江州。為控扼。而光世不設備。金師至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繇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免。而兀朮東渡江。入建康。留守杜充叛降金。先是充以餘阿得董潛善意。薦守舊都。金至。棄城遁。替善庇之。同知樞密院。已遂為右相。至是。天子倚重充。而充獨誅殺浚。果無謀畫。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朮渡江。充降。拜馬首。而兀朮入建康。帝恐問計。相頤浩進曰。敵習騎。計不能乘舟楫。與我競。又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退。復反。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於是自臨安如越。如明州。金陷臨安。帝航海。金陷越。屠明州。迹帝舟于海。帝復如溫。移台州避焉。是歲四京盡沒。于金而兩宮幾殆。然是時。天下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恥深痛。以武力自奮。又喪亂久。狎於戰。人輕死。敢鬪。而中國兵日益精。於是浙西制置使韓世忠扼兀朮江中。統制岳飛。以步卒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兀朮大困。而自是不敢復窺江。

先是帝在浙東。召世忠入扈。世忠以敵不能久。當北歸。請留江上。得扼其歸。意兀朮襲帝舟于海。不得。署明州。焚臨安。進屠平江。欲北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鎮江。逆之矣。兀朮遣使為期。日會戰。世忠報許。謂諸將曰。江中地勢高。可瞰形勝者。金山。敵必登。以覘我。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出。伏奮起。突擊。獲其兩騎。其

百史一編 卷之五十六

三騎急策馬而馳，中一人紅袍王帶，驚墜馬，復跳身上，乃得遁。詰獲者，則兀朮也。已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士殊死戰，所俘斬甚衆，敵終不得渡。於是兀朮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軍連艦出，金師前後者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朮大患之，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秦淮可通也。通秦淮，可絕江而北矣。兀朮從之。一夕而渠成。先是，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注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之於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中土軍首領四十餘，釋不殺，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恐爲敵用乎？與結約，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因縱擊，大破之。駐馬鍾村，金所籍中原兵，呼岳爺爺，爭降附。及是，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遣百人衣黑衣斫營，金軍驚，自相擊。至旦，次龍灣，邀擊于新城，又大敗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會撻懶自濰州遣李莖太一引兵來濟師。於是二酋軍江北，兀朮軍江南，而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控其中，豫以鐵縷貫大鈎，授健者以待敵。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沒者鈎一舟，曳沒之。兀朮窘甚，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者，聽矣。兀朮語塞，又數日再會。

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持去，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於是有人閩人教之曰：南船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第於小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漿，俟風息則出，而以火箭射其箬篷，卽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緡。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潰。土焚溺自救，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僅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衆，凡四十八日，乃敗兀朮。旣濟江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縱焚掠，渡宣化而去，統制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是歲金徙之，金人自是亦回聽，易慮不復取，輕渡江矣。

二帝于五國城立叛人，豫爲齊帝，明年陷陝州，宣撫浚迎戰于富平，敗績。浚退保興元，金以是有關陝，已虜戰和尚原而敗，攻饒風關又敗，入興元，待制子羽統制玠夾擊之，又大敗。自是不敢復窺蜀。

浚受命治兵於興元，上疏言：漢中前控六

路後據兩川左通荆襄之賦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其必基於此謹積粟理財待巡幸劉子羽者崇安人忠顯公齡子也宣和末齡帥浙東子羽以羸卒數百佐父破睦賊數十萬齡守真定金人寇子羽從死守金城齡死難子羽執器盡毀除秘閣修撰知池州及是從浚辟參謀軍而子羽薦趙開以爲轉運使總財賦開善理財見浚日蜀民力盡矣卽錙銖不可復加獨權貨稍有贏而爲貪賴者所乾沒請收之紆一時之急浚曰善於是開殫慮於食貨絮禮無遺策而軍用以饒以隴西人吳玠爲統制玠弟璘掌帳前親兵儲糧練兵規五年而後動會金兵萃淮上浚懼其復撓行在也欲出兵孫同鄰擣其虛牽制之子羽以非本謀爭必毋動不聽而兀木遂自六合引兵西赴陝浚聞兀木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使及吳玠之師四十萬迎擊之王彥諫曰金陝西兵將情未之通也一不利卽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閬興洋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共擊之捷卽蜀完卽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不聽進次富平而婁室軍驟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待敵諸將曰我衆被寡又前阻葦澤虜有騎不得施何以徙爲而虜輿柴囊土平行進薄諸營劉錫力戰

劉錡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趙哲軍先奔衆遂潰浚退保興元已奔閬輜重焚棄殆盡閬隴六路盡陷惟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存川蜀大震浚召趙哲斬之竄劉錫合州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金乘勝規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之久矣道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未敢遽窺今不堅守險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與關中聲勢絕不復相聞後豈可悔哉推當留興州招集散亡召諸將守阨塞繫關中之望而內安全蜀心浚曰善子羽卽請以單騎前至秦召諸亡將諸將皆來會得十餘萬人稍復振命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收散卒柅和尚原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固蜀口玠命弟璘別屯原上爲犄角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保全蜀玠曰我保此敵不敢越我而西是所以保蜀也初玠軍鳳翔有恩至是鳳翔陷民感其遺惠夜相與輸芻粟助軍玠償以金帛民愈益喜來輸者日益金殺之令保伍相連坐不能禁也乃引去明年金將浚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軍先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更戰迭休金敗去浚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

金自起海上，狙常勝無北。及與玠戰，屢敗，憤甚。於是兀木會諸酋兵十餘萬，期必克。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若夾澗，前進薄和尚原。玠與諸將選勁弩，分番射敵，不得間。玠度其道遠，餽餉難，則以奇兵抄絕之。虜果困，欲走，乃設伏於神全而待。虜退，伏發，軍大亂，縱擊，大破之。兀木中流矢，亟剝其鬚髯，遁。是役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玠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故能有成功。又明年，金欲出奇為功，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別將闕師古，而撒離喝自商於取道上津，攻金州。趨梁洋，時劉子羽守興元，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玠難，玠自河池，一日夜疾馳三百里，至以黃旗遺敵，曰：大軍遠來，其無乃渴乏，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神也。已大戰，金人披重鎧，仰關攻，一人先，則二人推其後，先者死，後者繼，凡六晝夜，不得間。玠軍弓弩壘石，伺間發，金死，後者山積，已乃覘得祖溪間道，繞川，饒風關後，下關，關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保大安之三泉，而撒離喝入，與元子羽從兵不濞三百，與士卒取草萌木甲而食之，遺玠書與訣。玠

時以仙人關亦急，欲毋行，其愛將楊政立軍門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節使負劉待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謝不敢，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門，戶不可棄也。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上寬平有水，築壁壘，移軍未成，而金師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也。子羽曰：吾今日必死於此。於是諸將與共守，虜不能奪而去。時張浚欲退保潼川，子羽亟書止之，曰：子羽在，必不使金人得南。浚乃止。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金深入，餽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以食，而子羽玠腹背邀擊之。金卒死傷者十五六，又疫厲作，乃退。玠躡擊，大破之。金墮崖澗，死者甚衆。子羽謀邀之武休，不及，餘不能自拔者悉降，是役也。敵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於是金知蜀不可猝得，據鳳翔營田為恃，久計不復謀入蜀。本蜀所以全者，玠子秦檜者，姦人也。故從游御史，醉游間，程學

醉以為荀文之流。靖康中，虜陷京師，議欲立異姓，御史馬狎請立趙氏後，檜為中丞，實首事。因被執北去。金主

吳乞買悅之。以賜其弟撻懶。遂爲撻懶使。爲參謀。爲行軍轉運使。及是兀朮入寇。數困。知中國未易以猝定。念欲和。而檜自金來。赴漣水軍。言殺金監守者。航海來朝。士籍籍言檜與何桌孫傳等同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三千里。踰河海。乃至安。得殺監守。獨南。又安。得盡妻子家屬。借來者。頗疑之。然空語億逆。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信其靖康中大節。以爲忠。力薦之。帝召見。首奏所草與金求和書以上。帝大喜。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誠喜得二帝及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卽拜禮尙書。已。遂參大政。檜旣用。宣言中國人惟

當着衣嚼飯。圖中興。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之。檜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穢。聞上。因得相。旣相。問二策者何。則曰。臣謂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深中其說。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爲然。金在靖康中。旣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輒止之。未嘗遣一介報聘。及是韓肖胄亦以金使來。請畫江益劉豫。而還西北士民之在南者。與檜語適合。於是識者始知金憚宋將武兵勁。撻懶實縱檜還。入中國。爲內間。合撤國衛主和也。當是時。相願潛與檜並相。而檜欲傾願。浩

獨專政。會頤浩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風臺臣言。周宣王以內修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蠶種分職。成霸。則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內外。圖恢復。功於是。頤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士七十餘人。以從。檜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賢。列清要。而天子好春秋。於侍講。胡安國說春秋。津津入也。有味乎其言。而安國信檜特深。已。頤浩知爲檜所賣。則大恨。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宣先去。會頤浩薦朱勝非代開府。命下。爲安國所持。政侍讀安國復持綠黃不下。於是臺臣言安國偃蹇不盡。拜

邀君欲徼微罪。坐行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不報。坐植黨專權罷。榜其罪朝堂。云不復用。而臺諫從官二十餘人。坐檜安國黨皆罷。當是時。頤浩主恢復而踈。檜主和而險。又罪狀未暴著。海內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也。而逐之。檜藉資得自附於仁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兵抗虜。雖時挫衄。而全蜀按堵亦其功。朝議疑浚殺趙哲。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伺蜀。未敢遽離鎮。而疏似不任。於是中丞辛炳率臺臣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奉祠居福州。子羽徙自州。頤浩

柄國時。越汝有縱舍。蘇湖地震。泉州水。不以聞。為臺臣所糾。亦罷奉祠。顧浩字元直齊州人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鼎。除知樞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又故輕其權。鼎條便宜。復為所沮抑。具疏言。頃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臣主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被竄逐者。則勢使之然也。夫專黜陟之典。托不御之權。則小人之不安分者。競生心希冀。謂爵賞可立徼也。少不如意。則缺望生而讒構滋起。當其時。蜀人士至。醵金募人詣闕。為誹訕。又遠且千里。將何道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

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勤而尸浚之職。任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也。帝為悚然。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至。舉朝震駭。鼎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逐留相朕矣。於是勝非去位。而鼎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退屈。敵氣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大師。趨常潤。督諸將。乘未集擊之。必勢捷。即不捷。敵遠來深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故。屈已請和。而彼肆

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隱忍也。以孟度為行宮
留守。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夔為江西沿江制置
使。胡松年撫江上。劉光世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
各自便避兵。遣後官自溫州泛海如泉州。畫既定。鼎賓
佐喻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大師臨江。兵氣自信。
始其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
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何可少。唯成生以之耳。樗
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荆浙。
簡諸道兵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稱
善。即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劉豫景州人。舉
進士。建炎初以

薦知濟南。不欲行。請易東南一郡。不得。怒。退。嘻笑曰。必
我行。何詎福也。是冬。金攻齊南。豫殺其將關勝。叛降金。
金以為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以其子麟知濟南。金
王命兀朮擇可主中國者立之。以軼宋。議所立。豫以重
寶賂。擬懶得之。立為帝。國號齊。都大名。建百官。追帝于
祖考。已遷汴。奉祖考于宋太廟。發塚推劫。厚賦歛。民不
聊生。事聞。凡仕豫而家屬在東南者。厚撫之。至名為帝。
大齊。冀紓難。而豫愈益悖。及是。誘致金。與分道入寇。帝
發臨安。次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
戰。今兵未集。而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
獨遣其子來。寧當煩至尊耶。帝乃止。下詔。暴豫罪于六
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

師大振。而韓世忠勒騎兵大敗金于大儀。時帝手詔召
世忠守備。旨
切甚。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使統制解
元守承州。亟引兵趨大儀當之。伐木為柵。自斷其歸路。

示士卒必死。會遣魏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即下令撤炊爨。移軍良臣問故。世忠曰。適有詔移屯平江耳。良臣去。世忠度行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引軍出大儀。勒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共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軍將聶兒李董問南動息。具以所見對。李董大喜。即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軍別將擁鐵騎。過五陳而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金軍驟亂。我軍持長斧上。堪人胸。下斫馬足。敵騎陷泥淖中。師疾前。蹙之。人馬俱斃。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牧亦敗。金人於磯口解元至承州。北遇敵。設水軍夾河陳。一日十三戰未決。世忠遣將往援。又大破之。追至淮而還。時捷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守。荆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復在此。出浚

所下書示之。兀朮嘗為世忠浚所挫。僅免者。則氣奪色

變。會雨雪。餉不繼。野無所掠。遂宵遁。世忠追敗之高坂。

而豫眾亦遁。浚還。執鼎手謂曰。此行舉措甚合人心。鼎

曰。喻子才之功也。時朝議於邊江空闕處。增設兵為後事防。浚曰。如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

漢交兵時。漢獨駐兵。殺澠間。楚不敢越境。而西。前太原未陷。精罕兵不敢即渡河。即其事也。豈必還數千里之

地。盡守以兵。於是命韓世忠屯楚州。圖淮陽。劉光世屯

而後為快哉。合肥招北軍。張俊揚沂中練兵。建康規盱眙。岳飛中襄

陽。窺中原。而浚時四出視師。撫循之。明年浚視師潭州。

制置使飛破楊太洞庭。湖湘平。又明年視師鎮江。命俊

屯盱眙。沂中屯泗州。時浚鼎竝相。驩然相得也。諸政事

先後及人才當用者。條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
 任職者。率天下之望。時號小元祐。金退時。詔前宰執各
 懷之。畧以上。前相綱提舉崇福宮。具疏言。臣竊觀六朝
 之所以能保有東南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
 也。今當於淮甸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
 以楊州為帥府。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
 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以湖北財用給
 之。開營屯田。假以歲月。而攻戰之務。悉委之。淮東西帥
 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帥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
 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規模先定。軍政既修。合戰守為
 一事。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可坐而致也。夫萬乘所居
 必擇形勝。為駐蹕之所。然後能居中制外。以興起事功。
 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舉天下形
 勝。固莫如關中。而舊都未復。駐蹕東南。則建康矣。願詔
 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營壁。粗成規模。以待幸。蓋
 有城池而後人心不恐。有官。而後政事可修。有營壁
 而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西北人民皆陛下
 赤子。祖宗涵濡休養百數十年。其心豈嘗一日忘君上

哉。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自歸耳。今天威所臨
 中原震動。當必有襁負而歸。願為內應者。惟陛下給之
 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納。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此綏
 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
 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
 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
 誤國。故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
 惰而未練。國用匱。民力困。而中興未效。則和議之為術
 疎。而退避之為禍烈也。幸天啟宸衷。頓悟前失。六飛一
 奮。將士霆發。北軍數十萬之眾。震響宵奔。而不敢南向。
 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故知
 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至維
 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
 失矣。敵騎南牧。如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
 策。遠冒風濤。憂險萬端。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古者敵國
 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造釁之深知
 我必報此。其處心措慮。為何如者。即我卑辭厚幣。屈體
 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也。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
 輅車往來。上氣盡索。而虜邀我以必不從之事。制我
 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直

如此而已。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有害，願自今以往，勿復遣使，惟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先復大業，此最上策也。抑臣聞朝廷根本也，藩方枝葉也，根本固而後枝葉繁，朝廷腹心也，將士爪牙也，腹心壯而後爪牙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明是非，公賞罰，為之本，帝賜詔褒答，而不能，初綱既以張浚論罷相，浚居福州，始信然其忠及入相，薦以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罷，已復除湖南相，願浩論其縱暴無善狀，又罷，卒贈少師，諡忠定。朱侍講熹曰：綱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福，讒間竄斥，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確乎其不可奪，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又明綱字伯紀，其先世邵武軍人，後遷無錫，為無錫人。又明年，帝如平江，相浚大集師討豫，豫告急於金，請濟師。時金主吳乞買卒，國人立太祖之孫合剌為帝，易名亶矣。召諸將計事，蒲蘆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開疆保境，令我得安，民息兵為屏蔽也。今豫進不能致，退不能守，

而兵連禍結，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不可許也。前歲以豫故，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金主遂不許。遣兀朮提兵黎陽，名應豫實觀釁。豫自發兵三十萬，遣子麟、繇、壽、春、趣廬州，犯合肥，姪猗取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大師入寇。鎮將張俊、劉光世憚賊銳，請保江朝議，命岳飛撤襄鄂兵東防江，而手札付浚，令俊先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淮南大江之屏蔽也，儉等戰淮南，則無為保江，令渡江，則無淮而長江之險與賊共矣。且賊得淮南，因糧藉資，江其可保乎？岳飛為襄陽藩蔽，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先世已得

旨舍廬州趨采石矣。浚令呂祉馳詣軍令曰：有一人一騎渡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前禦敵，形立勢具。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東為世忠所扼，趨定遠。麟從淮西繫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俊軍順昌扼之，視犯定遠，欲趨宣化。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擊，又敗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前阻陳，軍却。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方駭視，張宗顏忽自泗水來背擊之，賊大崩。倪與數騎遁，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倪敗，亦拔砦去。孔彥舟已二相顧以間而隙，相鼎去位。相浚怒，制置使飛語拂意，遣判官張宗元監其軍。飛乞終喪去。浚分淮西為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制。而副淮將鄺瓊以衆叛降豫，於是詔罷都督府。浚引咎求去，得奉祠。

浚既去，言者至引漢武誅王恢事為比，欲遠竄。而趙鼎再相，請下詔撫淮西。帝曰：未也。俟行。遣張浚乃發。庶稍厭其心。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不相掩，遂內批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營解。帝怒未怠，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孰不欲萬全，而恒失之者，智不足故也。儻因一失，遽寘之死地，異日孰敢為陛下任事者？乃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尋安置永州。

靖康中金議立異姓，浚與趙鼎並逃太學。

中不與議及並相相得甚驩也。浚在軍遣參軍呂祉入奏事，祉誇肆，鼎抑之。祉以為憾，構之。浚而二相始卻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躡臨安。浚入見曰：天下事不倡不效，不為不成。二三歲間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始振，而

民心頓回。正當蹕建康，北望中原，庶幾乎激忠起懦，使三四大帥，不敢懷偷惰苟容之心，還臨安，則有職解體，異時欲振起之，不能矣。又言劉光世在淮西，耽酒色，不任將，語恢復，則氣息佛然，請罷其兵。禹以爲光世世將，吏士多出其門，不宜罷，以遂大忤。禹言於帝曰：臣初與浚如手足，以呂祉間而睽隙開矣。今浚成功，願陛下得任使，令展盡底蘊，臣當去。於是禹去位，浚獨相，而意稍安。尋劉光世既罷，軍浚欲以王德用代將，呂祉以督府參謀爲都監，會制置使岳飛奉詔詣督府計事，浚問之，飛曰：王德用驕，素不相下，一旦樞之在其上，勢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恐不足服衆也。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宣撫飛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名位與德等，德不能馭此軍，豈沂中能乎？飛以浚素信已，故盡言，而浚意大忤。魁然曰：吾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爲念哉？卽上章乞解兵柄，以軍委張憲，步歸山廬，毋墓不起。浚怒，奏飛意在得軍，陽求去，爲要君，以張宗元監其軍，無何，王德用、劉璣果列狀交訴于御史臺，軍之爭詔召德用還建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呂祉至軍，諭浚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能立功，雖大過，且闕畧，況小

嫌乎，當爲公辯之。璣感泣，事小定，而祉乃密奏乞罷璣，及統制靳賽兵，語洩，璣令人遮祉，所上書盡得之，大怒。會聞朝命，召則大懼，諸將晨謁祉，璣出文書示軍中，矯殺統制張璣、劉永，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祉大驚，欲奔，不得。璣遂帥所部四萬人，擁祉北渡淮，降劉豫，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罵曰：灰則灰，此又諭其衆曰：豫逆賊，爾軍中豈無豪傑，顧盡從之，而淮西爲豫，中外大缺，於是遂殺祉，策馬先渡，衆從之。而淮西爲豫，中外大缺，於是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初，鼎浚並相，朝士相慶，喻樗曰：二人宜留一在樞府，則兩府鈞退，而爲之繼，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相，一不合，無爲善其後矣。至是果然。方浚相，王恢復，而天子傷上皇及宣和皇后，春秋高，不得歸，內深念欲和，思秦檜言，復其官，相浚亦悅，檜薦以爲侍讀，已親幸，說用檜，日夕爲上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豈可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薜還，自金寶始聞。

上皇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廷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即日以檜為樞密使，恩數隆厚，已倚以為相當。是時金業以逾，豫數敗衄，無益於抗。」

宋有損於國廢之矣。

初劉豫孫粘沒喝高慶裔得立事二人特謹事兀术及諸將多怠成

憾之已高慶裔以誅死粘沒喝以憂死而豫師屢衄於是金議欲廢豫豫未之知也復請師捷懶兀术者乃宣言南侵實襲之將至汴先召豫子麟至軍遂擒之馳入汴從三騎突入宮得豫與偕至宜德門乘以羸馬環露亦夾之囚金明池已制置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浚徙豫及家屬於臨潼

豫廢國無主可乘宜長驅取中原皆不報而王倫者使金以檜書私於捷懶得許和許歸太后及梓宮帝聞乃大喜畱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

二三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為歲。

夫是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

先是王倫以祈請使諸金見止及是粘沒

喝欲因以為成謂倫曰比山國遣使來意指多不協侍郎傳語欲議和豈江南情實乎抑侍即自為此言也倫曰使事有指即不然倫來何為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中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願元帥深計之粘沒喝低回不答者久之已忽至館中縱倫歸議和倫還為上言金人情為甚悉相與浚以為誕久不遣至是始詔以為奉迎梓宮使復如金至會寧見金王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而倫使金時帝使檜通捷懶求助冀得和於是捷懶言十金王以逆豫舊地盡與宋遣倫及其太原尹烏陵思太常卿后慶來報命濱行捷懶送之曰好報江南今廢豫道路無重可和矣倫歸報

廷臣有引分羹事曉譬者帝輦蹙曰朕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

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

忠庸何傷。乃獨留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顙與臣計。臣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三日。檜獨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書。顯請和。於是設疑似。傾相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爲患。勾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爲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第。擇人爲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御史中丞。使勅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論江南爲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於是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玪。尹焞。梁汝嘉。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理。朱松等皆

以國大讎爲辱。不可和。和必屈已。一屈已。則上下離心。國何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我。又何以自存。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大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大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逆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自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夫帝秦之虛名，以天下大勢有不可也。願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典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歿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上讜議，胥激憤，雖帝心亦頗慚忿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攝冢宰，詣館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導以從，遂納書禁中。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報金。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者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願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乎？」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范如圭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萬世笑矣。於是爭者並斥外，而編修銓以鼓衆劫持，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鑿銓書於木，流袁州。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謫安。

遠丞歿焉。故相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當是時。檜以母后故。入天子在腹。獲其心。而其時爭者。獨言虜謬爲和款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不可復。太后終不可歸。而不悟。金憚中國。實欲和。倫固得其要。願以來也。始與檜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及豫敗。虜度中國難制。又欲盡舉齊故地而委之。北金使歸朝。得舉朝所上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輕也。於是和益決。許歸師。東西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州。曹州。等州。及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爲和。九年春。以金和肆責。

命王倫爲交割地界使。遣周聿。方庭實爲宣諭。陝西三京使。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旣歸。九廟入陵。咫尺在望。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滋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判宗正事士儂。兵侍郎張燾。詣河南告祠。士儂出。蔡頴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得復爲宋民。爭導入栢城。時自昌陵而下。皆發掘。士儂燾以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燾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讎。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儂封延安郡王。於是和議大定。群臣加爵賞。有差。明年。金撻懶與蒲盧虎謀反。皆伏誅。於是兀朮以二

人者。陰與宋結。主割地誤國也。排之爲已功。遂盡倍前議。拘王倫河間。倫不屈死。而遣副使還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書。而大舉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驟發。遠近震恐。檜以言不雙。乃大懼。億帝必且召故相浚用之也。患之。遣其黨馮樞。嘗帝意。帝中檜夙昔言。怒浚深。勃然曰。寧亡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喜。又使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已。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於是眷倚檜不衰。檜乃上疏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主割地講和之議甚

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撻懶死。事幾已變。願陛下臨江上督六師親征。於是陝西節制吳璘。敗金扶風。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留守劉錡。敗金順昌。兀朮走汴。岳飛敗金人京西。復河南諸州郡。已。又擊兀朮鄆城。幾獲

之。金人氣奪。

時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東京留守孟昶。南京留守

路允迪。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陷。撒離喝入同州。趨末典軍。遂進據鳳翔。四川權宣撫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孫渥言。河池不可守。必退師。吳璘厲聲折之曰。渥懦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指所居帳曰。吾必死于此。遣諸帥據渭南要害。金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撒離喝使鶻眼。即君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又進拔虜所築三城。獲將撒離喝。竭自以師來戰。百通坊又大敗。而金困于隴。世將常州人。宿魯孫也。方金歸東京時。詔護軍劉錡充東京副留守。將所部軍携孥行自臨安。

涉江絕淮抵渦口方食忽暴風拔所坐者幄錡曰此賊
兆也有暴兵卽下令兼程前已聞金敗盟南下乃舍舟
遵陸抵順昌諜者言東京已降金不守矣順昌守陳規
入問計錡曰君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守規曰有米
數萬斛錡曰可矣乃歛兵入城爲守禦計部將請以步
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以精銳爲殿宜可達部將許直
又清者奮呼曰大尉奉命守留京軍士扶老稚而來避
而走棄父母妻子則不忍俱行則難達敵疆而從將珍
何避之不如戰也錡大喜曰信吾本赴官東京陷而吾
全軍乃在此則天也今有城可守糧可食奈何去之敢
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寘家寺中門積薪設守曰脫不
利卽燔吾家於是士咸奮爲戰守備婦人礪刀劍爭呼
躍願歿敵時守備闕然錡取車輪轆埋城上撤民戶扉
周蔽之傳城築字馬垣穴垣爲門而清野以待敵凡六
日粗畢而金游騎已涉穎抵城手矣擒敵將詰之云韓
將軍營沙窩距城二十里而軍錡直遣千餘人擊殺之
厥明金烏祿以兵三萬與爲龍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錡
大開諸門延之虜疑不敢近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
射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而錡用破敵弓
翼以神臂弩自垣門射之命中敵小却則以步騎蹙諸

河破其鐵騎數千金氣奪乃移砦東村去城二十里錡
募壯士五百薄暮斫其營金復却復募百人往詰銜
枚錡笑曰無以爲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戲者人
持一以爲號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燁燁見辮髮者
輒熾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卽聚
金人益不測於是終夜自相擊積屍盈野明日退軍老
婆灣於是諸將言今戰屢捷而衆寡不敵宜乘勢具舟
檝南歸無遺大敵擒陳規曰朝廷養兵百十年正爲緩
急用况敵氣已挫軍稍振何謂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
進無退也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歿守况汝曹耶且敵營
近兀木非久必且至軍一動卽蹂藉歿耳歿不足惜而
敵侵軼兩淮震驚宮闕如譏國事何吾必歿於此衆乃
頓首曰惟太尉命時兀水將十萬衆軍東京矣聞順昌
失利大恚卽索靴上馬麾所部畢從過淮寧敕宿留治
攻具備糧糗獲錡所遣者諜問帥何如人諜如錡風戒
日太平邊帥子耳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
京幾毋生事兀木喜置鵝車砲諸攻具不用而械二人
者以歸文各以文書一卷繫柳端錡懼惑軍心立焚之
於是兀木不七日至敵下責諸將卷師衆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比元帥臨敵行自見兀木不信曰彼邊帥子喜

聲伎何知兵會錡使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
 以吾力視順昌城直用靴尖擡倒耳使者曰太尉筭但
 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以
 濟師濟而戰能否可決也兀木嘻笑曰諾乃下合明日
 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而潛遣人毒
 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飲毋河飲飲者斬虜既
 陳衆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錡曰擊韓雖利然兀木長
 勝兵力乃全不可當也汰當先擊兀木兀木破韓不戰
 走矣時天大暑虜遠來不解甲者七晝直憊矣錡軍皆
 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坐餉如平時虜晨氣盛錡按兵不
 動比午虜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益困乏逮未申間忽
 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
 之統制趙檜韓直被數矢血戰戰疾力士殊死鬪虜所
 為拐子馬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錡引卒
 陷陣入縱刀斧亂斫之虜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
 夕平地水深者丈餘兀木拔營遁還汴不敢復窺淮初
 河北軍有告官軍曰我輩故左護軍也無鬪志可殺者
 兩翼拐子馬爾故專力萃擊之而勝捷聞授武泰軍節
 度使進宣撫判官是後也錡兵不盈三萬出戰僅五千
 人敵十萬衆以數衄敵營終在宥有聲城中肅然即鷄犬

無聲也又以逸待勞故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
 人震恐惴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稍燕以有棄
 之而師命不繼可惜也金歸河南地時宣撫使飛言今
 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備
 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貽敵人笑帝溫詔慰諭已金敗
 盟南下攻拱毫來告急帝手札趣飛往援曰設施之方
 一以委卿於是飛部分諸將所從入命牛臯繇汝穎李
 寶自光蔡梁典渡河糾合忠義社規河東又遣兵東援
 劉錡西援郭浩而自以其軍長驅向中原伐金於是兀
 木議以為諸將獨飛不可當欲糾合精銳誘致飛必殺
 之於是召所名健鬪偽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等
 兵逼圍城初兀木以勁軍被重鎧而韋索貫三人馬為
 聯令不得獨進退而致死號拐子馬所至莫能當至是
 以萬五千騎來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陳戒之曰不
 勝斬汝矣而令士卒率以麻紮刀入陷陳曰勿仰視第
 斫其馬足戰既合卒縱斫如令一馬仆二馬攀不能行
 奮擊大破之兀木拊膺大慟曰吾自海上起兵定中原
 獨以拐子馬決勝今已矣犬志恨復益兵以來部將王
 剛以五十騎前覘敵遇之即前奮斬其將已戰再捷飛
 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必速往既而敵果至雲

以八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師鏖戰。疾力大敗之。兀術遁還汴。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而軍檄陵臺。令瞻掃諸陵。葺治之。於是山砦諸豪傑。為朝廷守者。皆自援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具得其要害。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所揭旗。皆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軍。項益蕤香。候師者。載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點。亦不能制其下。第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耳。金將來降者。踵至。飛大喜。謂諸將曰。今破必矣。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術連破。師。憚中國甚。又悔已為兵端。業欲和。以莫將久留金。縱之歸。潛以書與檜。令王和。檜度帝意。恒怙。獨願和。幸和成。信已前畫也。復其心為兀術間。於是諷臺臣。請召諸將。班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脅和。臺臣請召岳。金人銳氣沮。器棄輜重。而北。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可再。機難輕失。幸上裁決。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撤。

張浚。楊沂中等軍。而飛孤軍不可留。乞班師。至二日。遣十二金字牌。趣之還。飛憤恹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迎官軍。金人具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不自勝。取詔示之。口。吾不得擅留也。哭聲震野。飛留五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師。聞曲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為金有。乃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自廬入覲。帝問之。第拜謝。無功而已。初。兀術為飛所困。欲僉軍河比以抗之。無一人應者。乃慟哭欲棄汴。走。有書生叩馬請留者。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兀術吐曰。去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五十萬師。汴人日夜望其至。何謂退也。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名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何功之有。兀術悟。乃留不忒。十一年。兀術脅和。陷壽春。渡淮入廬州。詔諸將往援。王德復。和州。邵隆。復商州。楊沂中。劉騎。復廬州。復奉詔。班師而廢。於是檜陰設問。為帝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握重兵。分鎮。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也。日飛奉詔。救淮。遷。

延不肯行。帝至降玉札敦諭。乃移軍。世忠較有告其陰事。乃上書索較。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爲然。乃用其黨王次翁計。以諸將連捷。召赴行在論功賞。豐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比至。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待恩賜自倍。然實奪之權。三宣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隸御前營。已。又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德清遠軍節度使。罷其軍。已。又罷淮西帥劉錡軍。於是中國之武衛盡撤。初。飛以恢復爲已任。爲檜所深銜。而兀朮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亦以較飛不效。終梗和竟其心。飛而和乃堅定。飛在諸將中最少。以列較

拔起建駿功。諸宿將頗忌之。而張俊故嘗爲飛帥。雖飛屈已下之。不快也。方虜寇淮時。飛奏金人舉國而南。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擣之。彼必奔命。可破也。帝下十札趣飛往援。淮。飛方苦寒。嗽力疾行。俊以糧乏。怵之。不爲止。抵蘄黃。而濠州已陷。金聞飛至。望風遁。授兩鎮節鉞。俊大慙。反倡言。飛逗遛失濠。以爲負。皆嵬軍故隸韓世忠。檜以昇俊。軍吏忿相與。爲危言。檜捕于理。欲以扇搖誣世忠。飛聞。馳以告世忠。得見帝。自明。俊愈益憾飛。逐相。鼎。飛對客。太息讀檜奏。王善爲師。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豈以大臣而忍爲面謾耶。檜恨之。刺骨以飛握重兵。粹未敢動也。旣奪軍。乃諷諫議大夫。万俟卨。使劾飛。又諷中丞。何。壽。侍御史。羅汝楫。交論之。罷。充。萬。壽。觀使。已。復誘卒。王。俊。告飛。部將。張。憲。欲爲變。還飛兵柄。於是遣使者逮飛父子下獄。命何鑄鞫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旣就對。裂裳以背示鑄。自溼。刺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閱實。無左驗。心大動。爲明其無辜。檜大怒。改命。高。燬。煉者。月餘。於是飛坐堂。白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秉節爲指。斥情理。切害虜犯。淮授御札。十三。不即赴。爲擁兵。逗遛。雲坐。與憲書。合措置使。飛還軍。皆當斬。然時御札。本言。卿苦寒疾。爲朕行國。

爾忘身。今孰爲如卿者。師還舒侯命。又賜札言。卿小心恭謹。進退不專。爲得體。而雲本無書。於是乃簿錄飛家。取御札束之左藏。以滅迹。而言雲書已爲憲所焚。周內之。冬且盡。未決。檜手書小紙付獄。而飛歎矣。雲憲棄市。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頌其無辜。爲万候高所劾。云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并劾之。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獄歿。韓世忠不勝忿。詣檜詰其實。檜嘻笑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存。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飛竟歿。而傳成其獄者。皆遷官。洪皓在金。蠟書馳奏言。金人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歿。酌酒相賀。而天子不哀。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以守。而亦其可以和也。令微韓岳劉吳。卽身航海祈請。求延宗祀也。何渠得請哉。乃檜媚嫉。以惡之。翦國之衛。報敵之讐。斷喪其戰守之具。以爲和。吁。噫。罪不容於歿。諒矣。先是金國書。每許歸

地。而持梓宮太后事不發。邀中國陷之。至是乃遣使與魏良臣偕來。許歸太后。歸梓宮。獨更前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帝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已請和。今信誓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以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所爲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也。於是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至臨平。帝迎謁。抱后泣。

哀動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封秦檜太師魏國公。赦

於是檜倚金虜自固。權重於天子。天子不能制。縉紳奈

毒彌慘矣。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棘。尾礫。招來流散。屢

徒金州。猶時以兵出境。上彷彿。初張浚與趙鼎並相。論

顧望檜。聞恐梗和。使人醜殺之。人才劇穢。檜引與共政。鼎不謂然。及罷相。帝問代者。舉

趙鼎。帝曰。秦檜何如。對曰。比與共事。方知其闇。檜大恨

及浚得罪。鼎營救甚力。而檜無一言。鼎當國。檜在樞府

一聽鼎所為。而陽毀浚。以為恭。鼎顧安信之。卒為所傾

罷。陛辭為帝言。臣去國。必有以孝弟之說脅陛下者。然

誤國。願勿聽也。出見檜。一揖而去。至是檜幸和議成。校

鼎浚。乃益脩前怨。以鼎嘗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為上

言。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臣則不敢願陛下

誕皇子。乃定立。於是中丞詹大方劾鼎。與其黨范冲邪

謀相扇。徼無妄之福。蓋冲嘗為建國翊善。故也。遂徙鼎

吉陽軍。遇赦不復用。檜移吉陽。令月具存。凶狀申覆。鼎

汝曹幾無患乎。不然禍且及一家。乃自書墓中石。及銘

旌。賦詩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

死。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後家常山。詔許還葬。常山。鼎

守章傑者。惇孫也。怨鼎當國時。暴惇罪。陽遣尉於蒙

其器實。欲掩捕之。搜括平日知舊。前相浚草疏欲極諫。念恐貽母憂。日夕反側不自安。母訝其瘖。問之。浚以實

對。母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於鈇鉞。不忍不言

負陛下。浚應詔上疏曰。今事勢如養大疽。子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謹察情僞。備倉卒以安社稷。檜大怒。貶連州。尋移永州。安置李光弼。藤州。王庶于道州。再貶胡銓于新州。皆遇赦不徙。於是瑞雪賀日食。不見賀本。內有文賀而作太學。築太社。太稷壇。建園立祠。高禘。請帝書六經刻于石。行鄉飲籍田禮。置力田科。以文太平。命子熹以秘書少監領國史。諸建炎紹興日曆。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輒更易焚棄。而建言私史。淆正史。請嚴禁。坐私撰史。坐毀謗得禍者甚衆。卒察行道私詆訾者。立捕論。晚更以熹子損。撰修實錄。宰相子若孫。並領史職。前世未有也。檜性深阻。如崑生谷。而浮爲好語悅人。旋棄之。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據相位十有九年。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一善譽。柔佞易制者。一言稍契合。即登用。稍牴牾。立斥。惟王次翁。閱四年。以敗盟時。論國是爲檜地。畫罷三宣撫司。德之也。凡臺諫糾劾章疏。皆檜自操筆。密授使上之。士頑頓嗜利無耻者。爭爲用以誣陷善類爲已功。立久任法以錮士。士淹滯不得調。開門納賂。富敵國。始帝中懷。見檜謂和必可任。倚信之。而檜操母后梓宮。以密制其命。故

相得甚固。及握權重事。每與帝爭勝。帝所惡。覆擢用。所
信立斥。帝孤立。亦中慙。不自堪。省郡州事。惟中中書
省。無至御前者。而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
王氣詩。駸駸乎有將心矣。投獻檜書若詩者。以臯夔穆
契為不足。必曰元聖。晚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
於一得格天閣。必殺之。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
訖。口微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竄汀州。且行。鼎子汾
送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奏疑有姦。詔捕劾。逼汾自誣。與
張浚李光胡銓胡寅等五十三人謀為逆。獄具。而檜病
不能署。乃得解。檜死。楊沂中入朝奏事。帝謂之曰。朕今

日始免防檜作逆矣。然憚金贈申王。謚忠獻。

檜常趨朝殿司小校

施全突前欲刺檜不中檜引問曰爾莫心風否全曰我豈心風舉天下皆願殺胡人報讐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耳自是每出防衛甚設子熺。覬代相。諷臺諫為言。帝不聽。終廢。然

檜本後絕無子。熺。檜妻兄王煥孽子也。當檜專國時。省

府臺諫皆媵阿。無非其肘腋爪牙者。又檜歸自虜。攘衆

議獨克。封郡王。柄國。以功名終。無後患。而沈該。万俟卨。

湯思退之倫。相繼秉國。祖餘說。持和議為國是。而根固

波漫。

檜病篤時。召其黨董德元。湯思退。至卧中。屬以後事。各贈之黃金十兩。德元恐檜以為自外。不敢辭。

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然嚴事檜。一也。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召用。當是時。金完

顏亮已弒其主。亶自帝為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梁勛。

言金少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斷自朕志。檜獨能贊之成。何得以檜亾。故橫議耶。竄遠州。國子司業黃中使還言。金人治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寺畢備。此必欲徙都。誠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境矣。宜早備。思退怒。謫官禮侍郎孫道夫使還言。金詰中國失禮。語甚厲。計必且稱兵。帝始詫曰。朝廷待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夫曰。主臣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欲興兵。豈問名哉。該思退怒。貶綿州前相浚。時起判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所敗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暴恣。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爲大臣。當同國休戚也。乃疏言。

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爲生利。天下之大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制昆夷。彼皆翕之於始。而張之於終。汲汲乎修德紀政。以生利爲心。而未嘗以和爲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爲說。然夷考其所爲。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誅戮。播毒於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爲用者。遂以破滅。至於今。爲天下唾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東南。文武之才。兼收並

用於天下。以得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爲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爲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分引黨與。布列要地。聚斂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手加額。以其違天拂人。不忠於君。而重惡之也。今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

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鑒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懷勾踐卧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該思退尚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謾語爲其端。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僞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蹂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剋兵頓。始大驚失措。相康伯言。虜違天背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將自焚。况彼曲而我。

直人踴躍思奮。惟及其鋒而用之。虜無足憂。於是召故相浚。判建康。詔故帥劉錡。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衙大帥及侍從臺諫於都堂議軍。康伯傳旨曰。今日事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六軍。六軍爭奮。願北首死敵。相思退。該勸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不可。乃決策親征。時朝列多津遣其家屬歸籍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召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聞之。稍寬諸羽書警奏。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盡底蘊。入侍以安。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幼有學行。在太學與秦檜善。檜當國。在卽省五年。泊如也。借吏部尚書使僞齊。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卧。不問。入宿。館人扣戶。說不敏。亦不對。金使至。以館伴論拜。受書禮。見謂爲生事。罷

知泉州。每盜作。朝議勦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出降。爲兵。而誅其不逞。倡亂者。州以無事。及得相。帝太息之。曰。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故事。宰相除例。賜銀絹。辭不許。固請曰。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僚皆當省節。以佐費。臣安受賜。何以風百僚乎。聽辭半。先是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

書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請申警。淮海備。

不聽。除直學士院。及亮敗盟。揚言出襄漢。詔成閔制置。

湖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爲虛聲。乘我分我兵。獨宜急備。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曰。閔不宜遣而遣。今約

程尚在江池間。急宣令軍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

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固

可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爲。又可爲

淮援是一軍而兩用之也。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西。會錡以疾病不能軍。還鎮江。權棄廬和遁。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允文以督府參謀奉命趣顯忠赴軍。且犒師。北至江。亮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築高臺臨江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日之夕。刑白馬祭天。與衆盟。以厥明祭江。約晨炊玉麟堂。先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十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束甲。坐采石路旁。權既去。顯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曰。諾。請效死。所親危之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

前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吾安所避咎。命諸軍列大陣。毋動。分戈船為五一。駐中流。二並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渚。備不測。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矣。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日暮未退。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轉出虜陣後。虜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令勁弩追射。大敗之。夜犒士。謂之曰。虜明必復來。然喪氣矣。可擊也。夜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虜果至。復夾

擊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亮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漢臣教亮。趨瓜州。亮隨斃于軍。其舟濟江者也。師為李寶臣所殲。是役也。微允文於捨攘呼吸間。以其身抗難。事幾殆。又適虜自斃而定。然已幸矣。已而為國者。幸而已矣。時亮所遣者舟師。自海口泊陳家島。都統鳥逆擊之。與虜舟相距咫尺。時比風大作。不利南。寶禱于石曰：神忽風自拖樓來。聲如鐘。風遂南。眾大喜。氣自倍。各操刀弩待戰。虜操舟者皆中原遺民。恐虜見則紿虜兵入舟中。使意解。而寶風駛舟疾。倅薄之。鼓聲雷動。海波起立。虜大驚。方掣石舉帆。而帆皆曲。楫相揉聚。一隅窘束。不得展。寶以火箭射之。煙焰頓發。頃刻延燒者

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前鬪。寶叱壯士躍入舟。以短兵擊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能舉者。畢焚之。火不滅者。四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故脆柔易折。而已擁強兵百萬。以為宋可平吞也。既扼采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輒則大懊恨。趨揚州。時虜屯重軍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又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閘。卻宏淵諸軍集京口。按之。眾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曰：江遇風必使戈船無風。使戰艦戰艦少。不足用。悉聚材治鐵。脩馬船。為戰艦。且檄平江令。以五舟來濟。師舟既具。亮至瓜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視之。命戰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鳥。翔敵相顧。貽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前。踰言。南軍也未可輕。亮怒。杖五十。還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巴即位遼陽。改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懊。謀還。法李通曰：不可。今深入敵境。聞內變。遽還。眾散於前。敵乘於後。危道也。即留兵渡江。而大駕北。諸將亦且解體。今猶宜遣燕。以比及遼陽。諸軍健鬪者。畢渡江。而斂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陛下以其間還。汴。庶江南有定。而遼陽亦指日誅矣。亮曰：善。乃駐瓜州。勒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盡殺之。軍士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蒲里衍、蒲里衍、凶者殺猛安、猛安、凶者殺總管、諸皆虜
較名、又令運鴉鷂船于瓜州、期必濟、繇是軍中人自危
思亂、宿相與訟言、前渡淮者成擒矣、今江猝未易渡、即
渡江無爲也、聞遼陽新天子即位、有君矣、不若相與行
大事、然後舉吾象比、還衆踴躍、黎明薄亮營、亮聞亂、意
宋兵猝至、攬衣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我兵也、左
右曰、避避、亮曰、避將焉往、方手弓、中飛矢、件地、衆從入
亦之、手足狼動、繫而燔之、收其妃嬪、及講臣通等、皆殺
之、是日、悉使人還淮、殺偽太子光英、退軍三十里、請輸
平、始亮之南也、憚制置使錡必生致用之、卞令有敢言
錡姓名者、死、時宿將皆死、枚舉南朝諸將、問孰敢當者、
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無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蓋爲
敵所憚如此、錡建六將旗鼓至揚州、軍容肅然、觀者歎
息、駐清河扼師、會疾病而部將王權違節制、棄廬州、大
恨之、適虜兒文破虜采石來、人間疾、錡慷慨執兒文手、
拊膺流涕曰、疾何必問、但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
屬公、儒生愧死無地矣、無何卒、錡在揚州、遣善汨者、鑿
沉其糧運、盡燔城外居民屋、虜無所棲息、虜所過、大木
上、輒白書完、顏亮死於此、金主意多忌、見而惡之、遂
龜山、人象之、可客致、大變云、錡字信叔、德順軍人、方亮

渝盟、召故相浚、判建康、即日行、有人士自江東來者、言
虜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江中無行舟、宜少需、毋進浚、愀
然曰、浚被命、携二子來、赴君父之急、今直前求乘輿、所
在耳、獨以小舟下、遇大風、幾始過池州、聞采石捷、李顯
忠已將兵屯江上矣、即渡江、勞師、激賞之、一軍見浚至、
皆喜、以爲從天而下也、驢呼增氣、至建康、請臨幸、帝至、
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皆以手加額、喜其復
用、而悲其久處瘴癘地、刑容之瘠也、
當是時、金

主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即位、欲用舊
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張闡、請嚴遣使、正書儀、遣
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祖宗陵寢、隔濶
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
見歸者、復屈已何憾、蓋意終憚兵、會金主仁明、急內治、
帝亦內憚、竟成和而定、帝性本仁孝、寡嗜欲、嘗以爲治

道貴清靜。置室名損齋。屏玩好。獨儲經史。時燕坐其間。韋太后歸。先意承志。如不及。一損膳。輒憂懼。見辭色。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適意。諸外事謹勿令知也。儀王仲湜愛珊瑚。高者直數百千。把玩不去手。帝問。卽墜地當何如。仲湜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易碎物。何爲。朕不忍爲也。嘗言。百姓家給人足。則租稅自辦。故兵興。倥偬。而時蠲諸郡租。然剛明不足。中怵於邪臣。爲所制。梓宮歸。置淵聖不問。戀位而忍親好。以甘言飲人。無情實。諸論恢復。大計者。輒慰諭。褒拂。謂韓世忠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岳飛入內。曰。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賜手詔。無慮。皆懇款。布腹心。然唯獨浮言。蓋口惠若耐。示肺肝。若揭。曾未幾。而若隕。若墜。無少顧惜也。甚哉乎。幾至亾國。始帝未有子。而熙陵以下。旁近親。殲於虜。無可屬。右僕射范宗尹。前造膝請問。以爲言。帝惻然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乃子孫曾不得一日享也。屬零落可憫。朕意且法仁宗爲天下計。慰藝祖在天之靈。宗尹頓首曰。幸甚。此萬世慮。非臣愚所及。會上虞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天下之大慮。仁宗感動。詔英宗入繼。頃罹變故。文子文孫。獨陛下一人。而前星未耀。聖

躬孤立。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欲陛下追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在乎。崇寧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爲近屬。餘降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居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惟陛下選太祖後有賢德者。秩親王。建牧以待皇嗣之生。書奏。帝感動。詔選太祖後宗室子伯琮育禁中。改名瑗。已從趙鼎言。作資善堂。封建國公。出就學。命徽猷待制范冲起居。即朱震兼贊讀。以二人名儒。極天下之選也。進曾安郡王。及秦檜當國。衢盜作。匿不以聞。王入侍。言之。帝大驚。明日以問檜。檜對。臣策盜無能爲。恐煩聖慮。故不敢聞耳。退。偵

知爲王所白發也。大忌之。屢中以危言。鼎冲震俱得罪。檜疾篤。熺秘不以聞。謀代相急。王啓帝往視檜疾。破其奸。帝至。檜第。檜已不能言。流涕而已。熺果請代相者。帝正色曰。此非卿宜預。即日檜父子皆進官致仕。是夕。檜死。帝欲立王爲皇子。以韋太后年高不欲聞。遲之。及太后崩。尚書張燾請曰。兩邸各分宜早定。蓋是時恩平郡王璩亦幼育宮中。嫌兩大也。帝曰。善。直秘閣范如圭已奉祠。劄至和嘉祐中。名臣章奏三十篇。囊封獻。相康伯力贊決。於是詔以曾安王瑗爲皇子。更名璋。進封建王。金亮南侵。朝臣請避敵。皇子不勝憤。請率師前驅。史浩

以太子不將兵格之。命撫軍亮死。帝欲內憚。相康伯請正名。詔立建王瑋為皇太子。

冊行。帝召康伯曰。人請召支庶子入嗣。意難之。朕殊

不然。康伯曰。陛下聖明。超軼今古。亦易其所難耳。帝大悅。

召廷臣議秀。王子儻封爵

號名。戶侍郎汪應辰議定。稱曰太子本生親。帝內降言。

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母張氏為秀王夫人。明年皇

太子即位。

論曰。嗚呼。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藝祖以天下授晉王。不

歸者百五十年矣。值大難。宗覆。高宗旁顧。卻立。中無嗣。

竟成孝宗。以揖讓終。豈可謂非天哉。又於時親定秀王

本生親之稱。一衷於典禮。萬世繼嗣承統之典。卓爾獨

當矣。

百史上編卷之五十六終

而史止於卷之五十六

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母張氏為秀王夫人明年是

太子即位

論曰為子天位天位豈不大哉藝祖以天下授李

晉百五十年矣值大難宗覆高宗旁顧都立中無嗣

竟成孝宗以揖讓終豈可謂非天哉又於時親定秀王

本國矣之爾一表於典禮萬世繼嗣承統之典卓爾

